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第二十四回 雷霆萬鈞封禁蘇報館 鬆楸一望埋築蓮花涇

聽見他定了監禁，不日仍有出頭之日。以他這個才氣，如果斂才就範，何愁不成事業？因此也代為僥倖。誰知運蹇時乖，在監中生起病來，不上一年，就長辭人世，去做那鬼界革命之雄了。當下慶如聽公一說了，十分傷感，一面派人去料理棺殮，一面知照各友。公一也歎道：「威丹鋒芒過露，不能含蓄，所以不壽。如果照文明國民的眼光看來，本來思想自由、言論自由、出版自由這三大自由，是個人的權利，國家不能過問。就有矯激狂悖的話，只要並不見諸實事，無礙治安，也未嘗不可並容於光天化日之下。可惜中國還沒有到這種程度。至於威丹的宗旨，向來與我不同，我是看天下人都是一種，都是兄弟，不可歧視的，就是棕黑的種，也應有中也養不中也養的職任，何況同在區域中呢。」慶如道：「照你說來，威丹不過狂妄一點，其實是沒有罪的。」公一道：「自然即使有罪，已經死了，也就無庸義了。」慶如道：「親者毋失為親，故者毋失為故。我們還應盡力辦他的喪祭才是。」於是兩人親往弔祭，著實痛哭一番。過於幾日，慶如接到季留自鄉間信，拆開看道——慶如足下，僕鄉居久矣，回念前塵，都成往事。日惟度門打掃，消遣琴書，致與故人疏於書牘，甚罪甚罪！爾聞周君威丹，忽焉瘦斃，鄒陽誠悃，盧梭放言，文人厄運，中外同之。僕昔年幾復，快意雄談，今日山丘，傷心遭蛻。臨風雪涕，痛也何如！竊思威丹，持義過偏，誠足駭人耳目。然其英才卓越，有如天馬行空。似此英奇，不為盛世之風麟，反作井中之虎豹，遭時不偶，有激而鳴，夫復何言？竊猶有請，昔日本西鄉隆盛，躬為大逆死，作叛人。然日人不忘開幕之功，盛作先河三祀，鑄銅為像，刻石作銘，頂禮不遑，瞻拜恐後，何其盛耶！僕恐威丹死後，諸親友牖於嫌疑，無從顧問，則一棺長棄，千里無歸，孤魂夜號，鬼雄為萬，不其恫哉？上海西偏，有蓮花涇者，其地遍植白蓮，清幽獨絕，僕本有先人之隴畝在，原分五畝之宮，為威丹一杯之築。樹以短碣，封以崇碑，俾後世憑弔者，猶得於尋春策騎之餘，作弔古攀鱗之舉。安見大陸上，無未成之南洲翁耶？幸賜玉成，即希裁富於。和頓首。